無人不識許國璋

鄭延國

燈下集

錢鍾書的得意弟子、清華大學外文系高材生許國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奉周揚之命，主持編寫大學英語教材。一九六三年，其主編的《英語》一至四冊正式投入使用，受到了高校外語同仁的一致好評，稱「許國璋英語」甚是了得！孰料三年之後，「文革」發生，整個內地，外語教學變得一塌糊塗。「許國璋英語」從此便被打入冷宮。

誰知到了七十年代末，歷史發生根本轉折，許國璋當年主編的四冊《英語》，居然成了整個內地的搶手貨。儘管出版社一印再印，仍然是屢印屢銷，供不應求。由是許國璋的大名不斷進入人們的視線，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相傳有一次，許老赴歐洲講學，在北京機場驗關時，工作人員一看護照上的姓名，連連親切地說道：「許老師，您好！許老師，您好！」還沒等老人家回過神來，立馬又聽到：「您編的英語教材眞是幫了我的大忙啊。」還有一次，許老到蘇州大學講學，下榻南林飯店，擔任服務員的小姑娘一聽是許國璋教授，不禁又驚又喜。她恭恭敬敬地說：「許老師，我是您的學生呢。我正在學習您編寫的英語教材。有事您老人家只管吩咐啊。」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桂詩春教授曾作如是說：「許國璋英語已經成爲像英國英語、澳洲英語那樣的英語變體。這套教材之所以歷久不衰，乃是因爲其體現了兩大特色，一是結合中國實際，二是適合成年人自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尤有感慨：「新時期以來，中國出現了出國熱，或求學，或工作，或移民。我在美國，發現不少人從中國帶出去的書籍中都有許國璋編的英語教材。我偶爾好奇問之，爲何不遠萬里攜帶此套教材？答曰：看來看去還是許國璋的實用。」

草根人物的愛戴，專家學者的點讚，足以表明許國璋的的確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語教育學家。許國璋不僅教材編得好，而且學問也做得深。他對許愼《說文解字》的研究，對馬建忠《馬氏文通》的解讀，對西方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評析，無不凸顯出其作爲外語界學人的深邃眼光，扎實功底，淵博知識，廣闊胸襟。

除此之外，許國璋在翻譯一域亦獨擅勝場。他在西南聯大就讀大四時，曾將司馬遷《項羽本紀》片段譯爲英文，葉公超教授讀後，嘖嘖稱讚，謂其譯文足可與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文風媲美。漢譯英如是，英譯漢亦復如此。如他曾將英國某名士的一段英文For books are not absolutely dead things, but do contain a potency of life in them to be as active as that soul was whose progeny they are; nay, they do preserve as in a vial the purest efficacy and extraction of that living intellect that bred them. I know they are as lively, and as vigorously productive, as those fabulous dragon's teeth, and being sown up and down, may chance to spring up armed men.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unless wariness be used, as good almost kill a man as kill a good book; who kills a man kills a reasonable creature, God's image; but he who destorys a good book, kills reason itself, kills the image of God, as it were, in the eye.漢譯若是：「書非可以致死者也。書之生命力，乃作者靈魂所賦予。書，作家智慧之精華，如煉金丹，昇華淨化，臻於至純，乃納玉壺，以爲珍藏。諺言，龍之齒，植地生幼龍。書之孳衍，與龍似。植書於野，異日或生持矛武士。人可以錯殺，好書亦可以錯毀。是不可不愼也。殺一人，殺一有理性之生命，殺一上帝之子孫耳。若毀一好書，實毀理性本身，無異毀上帝之目。」深刻的原文內涵完全顯露於流暢的譯文之中，許老譯藝之純青，可睹一斑。

許國璋，一九一五年生人，祖籍浙江海寧，先後就讀於上海交大、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倫敦大學、牛津大學；任教於上海交大、復旦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一九九四年，他以八秩之齡謝世，國家教育部頃致電哀悼，稱「許國璋教授數十年致力於英語教學與研究，孜孜不倦，忘我工作，爲我國外語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英文寫中國

善言止

如是我見

要讓世界了解中國，用外文介紹中國必不可少。莫言獲諾獎，翻譯家功不可沒。熟諳中國文化的大家，若直接用英文寫中國，那濃濃的中國韻味抑或流失最少。

《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於一九四七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的英文講稿，後經整理，於一九四八年由麥克米倫公司出版。此書出版後，又有法文、意大利文和南斯拉夫的譯本出版，在歐美頗有影響。一九八五年，馮的學生涂又光據英文本將其譯爲中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該書除了向世人介紹中國哲學的源與流，最精彩的當屬作者對中國哲學的整體見解：「對超乎現世的追求是人類先天的慾望之一，中國人並不是這條規律的例外。他們不大關心宗教，是因爲他們極其關心哲學。他們不是宗教的，因爲他們都是哲學的。他們在哲學裡滿足了他們超乎現世的追求。他們也在哲學裡表達了、欣賞了超道德價值，而按照哲學去生活，也就體驗了這種超道德的價值。」「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於實際的信息），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於道德價值的價值。」

《蘇東坡傳》原來是一本由林語堂（一八九五至一九七六）寫的英文讀物《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而譯爲中文的，譯者爲宋碧雲。

蘇東坡是中國文學史（準確地說，應講文化史）上標識性的人物。他率眞的個性在一個猝變的舞台上演繹，遂使他以多種面目示人。林語堂說「蘇東坡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親民的官員，大文豪，新派畫家，大書法家，造酒實驗者，工程師，假道學的反對者，靜坐冥想者，佛教徒，儒學政治家，皇帝的秘書，酒鬼，厚道的法官，堅持自己政見的人，月夜遊蕩者，詩人，或者詼諧的人」。一個現代人要跨越時空，認識這個人物，洞察這個人物，描寫這個人物，殊爲不易，單就掌握材料，閱讀材料，歸納材料，翻譯材料這一點而言，即令一般人知難而退。宋碧雲在譯序中談及自己工作的甘苦，原作者的辛勞可想而知。

《中國哲學簡史》裡把陸九淵、王守仁與康德、黑格爾相比擬，把二陳（顥、頤）、朱熹和柏拉圖相比擬。《蘇東坡傳》裡講：「李白可以媲美雪萊或拜倫，他是一顆燃燒自己展現瞬間壯景的文學流星；杜甫就像彌爾頓，是一個熱心的哲學家和老好人，以貼切、淵博、古樸的筆墨寫出豐厚的作品；而蘇東坡永遠充滿活力，他性格比較像薩克雷，在政壇和詩詞上的盛名則像雨果，同時又具有約翰生博士那份動人的本質。」如此描述，不是「兩腳踏中西文化」（林語堂語）的人，能做得到麼？

自互聯網面世以來，地球村各民族文化的表達和交融進入一個無法逆轉的新階段。作爲連綿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華夏文化應當在這場變革中保持自己的一席之地。上述兩位作者是表達和宣傳華夏文化的先行者，他們都有深厚的學力，更重要的是都具有的世界眼光和家國情懷。歷史上，中國曾是一個彼時的先進國家，百餘年前才淪爲一個時常蒙羞的國家。但那一頁已經翻過，中國在復興。把我們先人做的以及我們正在做的及時地用恰當的方式向其他民族介紹，有許多工作可做。

辛波絲卡35歲寫墓志銘

管 樂

櫟下自由談

「這裡躺着一個老派的女人，像個逗號。她寫過詩，大地賜予她永恆的安息，的確，她的軀體已不能參與任何文學派系。一個樸素的墳墓？裡面，唯有詩歌的正義、這首簡短的哀歌、貓頭鷹和牛蒡。路人，取出你隨身的計算器，用半分鐘，測算一下辛波絲卡的命運。」

這是一九五七年三十五歲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爲自己擬的《墓志銘》。二〇一二年二月，這位「女煙鬼」因肺癌辭世——這個「逗號」可夠長的。對比那些英年早逝的詩人，如濟慈、雪萊、海子，辛波絲卡八十八歲高齡「壽終正寢」，算是打破了「詩人通常短命」的魔咒。

辛波絲卡，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波蘭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大學期間主修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當蘇聯紅軍攻佔納粹德國的最後堡壘柏林，結束了盟軍在歐洲戰場的最後一仗，辛波絲卡在《波蘭日報》發表了處女詩作《我搜尋詞語》。一九四八年，正當她準備出版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成爲社會主義國家。在大刀闊斧地修改了早前作品的風格和主題之後，第一部詩集《存活的理由》於一九五二年才得以出版，收錄了諸如《無名戰士之吻》、《我們的工人談帝國主義》、《歡呼建設社會主義城市》等充滿政治激情的作品。不過，她後來一直不願再提這部詩集，其中的任何一首也未再收錄於之後出版的詩集裡。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呼喚雪人》是辛波絲卡作品的分水嶺。在這部詩集裡，她完全拋開了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轉而談愛情，談歷史，談生活。後來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她還不忘強調：「我的詩歌跟政治沒有半點關係，它們寫的是人和生活。」

（上）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辛波絲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
（左）波蘭詩人辛波絲卡 （網上圖片）

詩人胡桑在給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辛波絲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作譯序時寫道：「作爲二十世紀波蘭文壇上獨樹一幟的女詩人，辛波絲卡總是與傲慢和雄辯無緣，有時候，甚至會給人以柔弱的感覺。然而，在這柔弱中，她傾注了對生活、對世界的最大限度的愛。她是備受苦難的二十世紀波蘭的女兒，但並不鍾情於政治，也不關注熱門的宏大主題。她專注於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在經歷過二戰的災難，有過單純的政治熱情，又忍受過恐怖的文化高壓統治，辛波絲卡依然能保持着悠然淡泊的態度。那幅攝於八十歲的經典肖像便是最好的印證：她臉部微微上揚，雙眼瞇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夾着煙，吐出淡淡的煙圈，一絲放蕩不羈中又透露着安靜祥和。

如《墓志銘》所說的，辛波絲卡渴望隱居般的低調生活，把自己縮成一個「逗號」，不加入任何文學派系，所以她深居簡出，不好交際。一九九六年，當瑞典學院宣布辛波絲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還在度假當中的她得知這一消息竟有點兒緊張，沒做好準備，甚至有些擔心「生活從今以後或許不會像現在這麼安靜了」。在頒獎禮上的獲獎發言是她一生中僅有的三次演講之一。

其實，在當年的候選名單上，有呼聲最高的英國作家拉什迪、奈保爾，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和中國詩人北島。而且，此前一年的文學諾獎剛剛頒給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普遍猜測再頒獎給一位詩人的可能性不大。不過，最終辛波絲卡爆冷得獎。瑞典學院的授獎辭是這樣寫的：辛波絲卡的詩「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評委會稱她爲「詩人莫扎特」，一位將語言的優雅融入「貝多芬式的憤怒」，以幽默來處理嚴肅話題的女性。看，就連《墓志銘》這麼莊重的話題，辛波絲卡不到中年就爲自己寫好了，而且還要忍不住幽默一把——讓路人取出計算器，給自己的命運測算一下。

她在《我設計世界》裡寫道：「當你睡着了／死亡降臨／你夢見／再也不需要呼吸／窒息的寧靜／是你美妙的音樂／你——小如一閃／在旋律裡燃盡。」如同設計好的，她在睡夢中安詳離世，在詩歌旋律裡燃盡了。

二〇一五國際光年

余 文

東西走廊

凡關心國際科學大事的人們一定都記得：二〇〇五年是國際物理年，二〇〇九年是國際天文年。此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已宣布：二〇一五年爲光和光基技術國際年，簡稱二〇一五國際光年。

爲何定二〇一五年爲國際光年？因今年恰值光學史上一系列重要成就的周年紀念：一千年前的一〇一五年，伊本·海賽姆發表驚世光學著作；一八一五年菲涅爾提出光波理論；一八六五年馬克斯韋爾提出光電磁傳播理論；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一九一五年通過廣義相對論將光列爲宇宙學的內在要素；一九六五年彭齊亞斯和威爾遜發現宇宙微波背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同是這一年，英籍港人高錕（諾獎獲得者）在光傳輸於纖維的光通信方面取得了成就。這些都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說起光，馬上讓人聯想到光明、光芒等等，人們似乎每時每刻都離不開它。凡是念過高中物理課的，都知道光是門專門學問。它一般指能引起視覺的電磁波，這部分的波長範圍約在紅光的〇點七七微米到紫光的〇點三九微米之間。波長超過紅光的電磁波稱「紅外線」，波長不足紫光的電磁波稱「紫外線」。紅外線和紫外線不能引起視覺，但可以用光學儀器或攝影來察見發射這種光線的物體，所以在光學上光也包括紅外線和紫外線。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它有時表現爲波動，有時也表現爲粒子。其實關於光的內容和學問還很多。

爲了紀念千年以來人類在光和光應用技術領域的重大發現，爲了提高公衆對光應用技術在人們日常生活以及全球社會未來發展中的重要性的認識，爲了推進光的應用在能源、教育、農業和健康方面的發展，因而聯合國定今年爲國際光年。

二〇一五國際光年共有四個大的主題：光的科學、光的技術、自然之光、光與文化。這其中內容也包括：光有多種形式，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從無線電波到微波再到X射線等等，這些光並不是人眼能看到的，必須用現代科技手段才能檢測；不同形式的光使我們能進行通訊、娛樂和探索，並了解我們棲息的世界和我們生活的宇宙；通過提高光效的技術，可以限制能源浪費並減少光污染；光與藝術和文化關係密切，加強光學技術的作用可保護文化遺產。

月娘

許育紅

文化什錦

「閩南人稱男人『打捕』——原意爲打獵捕漁，稱女人『在戶』——意爲在家務農、生兒育女，把月亮尊稱爲『月娘』」，我對女兒說，「我是閩南泉州晉江的『在戶仔』，是『月娘』陪伴着我走在江河湖海的南、北與東、西。」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我們坐在高高的土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這是媽媽教給我的第一首以「月亮」爲牽頭詞的歌。媽媽是個性格開朗、能歌善舞、兢兢業業的鄉村小學教師。媽媽待學生如子女，無論其家境赤貧或富有，媽媽均視情免費爲他們補課，爲此，家中唯一的小木桌，常常不屬於我們五個兄弟姐妹的份兒；爲熟悉每個學生，在寒暑假裡，媽媽挨家挨戶進行家訪。每年「六·一」兒童節前後，媽媽既是全校二十多個節目的總編導（包括背景音樂和舞蹈動作），又是上台演出的服飾、化妝及舞台的總指揮。媽媽總結出一套「生字生詞」教學法——結合閩南話及閩南習俗編成的漢字教學方法，可稱一絕，是學區公開教學的典範。從媽媽的「番仔目」（指「老外」的大眼睛）裡，我讀懂了「付出就是收穫」的含義。

鄉里有句俗語：兩犁走腳皮。十個手指紋中只有兩個「圓圈犁紋」的我，大學畢業後，開始從南走向北。是媽媽，在我第一次乘坐的火車啓動時，邊抹眼淚邊小跑着……

火車朝着北京走。望着車窗外面的「月娘」，我眼前漸漸模糊了；心裡想着鄉里的湖，我彷彿看見媽媽的淚水滴滴落入湖中，匯進了大海……

日本，是我第一次出國的目的地，此地盛行卡拉OK。一天，我身着媽媽縫製的衣裳，出席了在東京舉辦的華僑、華人招待宴會。席間，賓主邊酒邊歌，卡拉OK唱出了「小時候，媽媽對我講，大海就是我故鄉……」的旋律。那天晚上，「月娘」明亮而且圓滿。

美國，是我第一次從東走向西的國家。我所居住的洛杉磯，由八十八個小城市組成。其中，蒙特利公園市是中國閩南泉州市的姐妹城市。在那裡，我遇見了來自泉州、晉江、石獅三個城市的訪問團組成員，他們給我帶來了故鄉赤土埔上泥土的芳香，帶來了「月娘」的問候。

一年，中央電視台爲拍攝春節聯歡專場晚會到了洛杉磯。當地福建同鄉會演出的節目——男女小合唱《愛拼才會贏》，成爲該晚會的開場節目。當地福建同鄉會的成員，多數是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他們親切地稱我「老鄉」、誇我「水（水靈）」。多麼熟悉的鄉俗、鄉音、鄉情！這，就是陪伴着我走遍天涯海角的「月娘」。

「……睡覺吧，媽媽的好娃娃，醒來領你去玩耍，玩耍到了外婆家」，我邊唱着催眠曲，邊給女兒講述着「月娘」的故事……

爸媽沒忌諱

楊福成

人生在線

高中同學的爸爸去世了，和幾個好朋友回老家祭奠。祭奠結束後，大夥兒去了母校附近的一間酒店吃飯。

飯菜需要準備段時間，大家邊喝水邊說話。突然，同學張軍想起來一件事兒，說汪清的老家就在馬路對過，他爸媽都在老家住，提議大家一塊兒去看看兩位老人家。

去看看老人當然是好事兒，還商量啥，一呼皆應，汪清也沒有推辭，就說大家願意去就去吧。

買上兩箱酒、兩箱牛奶，再買上點蘋果、香蕉、西瓜什麼的，大夥兒這樣商量着就下了樓。可等下到一樓的大廳時，有位同學說：「咱這時候去，合適嗎？」

「怎麼不合適啦？」

「你看，現在都已經十二點多了，下午看老人不好吧？」

「也是，看老人一般都得在上午。」

「再說了，咱今天剛剛參加完喪事兒，不好，還是別去了。」

「嗯，對，不好，別去了。」

在大廳裡這麼一嘰咕，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愣怔了一會兒，一個個又都回到了包間。

吃完飯，已經是下午兩三點鐘了，張軍提議去縣城一趟，他一個朋友剛買了房子，晚上去給他溫鍋，大家也都認識，一塊兒去玩玩。

大家說好啊。

「人家買了新房溫鍋，咱剛參加完喪事兒去也不合適啊，人家不嫌有晦氣嗎？」

「是啊，不合適，還是別去了。」

這忌諱那忌諱，我們就只能各走各的了。

飯店離我的老家很近，我父母也都在家，於是，我連個電話都沒打，就直接回家了。

媽媽看到我回家，滿臉笑開了花，問我吃飯了沒有，我說剛吃過，她又趕緊給我刷杯子倒水，還給我拿水果。

我問媽媽我爸呢，媽媽說出診給人打針去了（我爸是鄉村醫生）。過了不大會兒，爸爸就回來了，我迎出門去，爸爸還沒來得及進屋，媽媽就說：「去東邊商店裡看看有韭菜嗎，一會兒包餃子。」

爸爸說好，進了屋，把他的藥箱放下，水沒喝一口，就騎着車子去我們村頭的商店了。

大約十來分鐘，爸爸拿着一把韭菜回來了，對我媽媽說：「就這點了，是他（店舖老闆）自己家種的，這樣的比大棚裡的香。」

媽媽上前看了看，說：「行啊，多放點肉就行。」

爸爸把韭菜放到桌上解開，一棵棵仔細地擇了起來，我也搬個小櫈子坐下，我們爺倆一塊兒擇。擇着韭菜，我才突然憶起，我爸爸是方圓幾十里地知名的「先生」，以前他從未做過這樣的小活兒，都是只做他的「先生」，現在半頭銀髮了，卻幫着媽媽做起了家務活，心裡不禁泛起了酸楚的幸福。

水餃很快就做好了，我給爸爸倒上酒，爸爸說讓我也倒上一杯，我說我中午剛喝過，媽媽說，再倒上喝點吧。爸爸把燙酒的燒杯拿起來就要給我倒酒，我趕緊接過，自己倒上了一杯，陪着爸爸一口一口地喝了起來。

到了晚上，爸爸才問我回來幹啥了，我說同學的爸爸去世了。爸爸知道我和那位同學關係很好，說得花不少錢吧，帶的錢還夠嗎，走的時候拿着點錢吧。我說不用，有錢，帶得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準備返城了，媽媽將做好的飯菜端上桌，又倒上了兩杯酒，讓我爺倆喝點。臨行前，爸爸從兜裡掏出一沓子錢，要塞給我，我說不要，帶了不少錢，但爸爸拉着我的胳膊硬塞，我們爺倆像打架似的，推來搡去，媽媽見我們不可開交，就說我：「一會兒就來看病的了，你快拿着吧！」

我也怕人家看着不好看，就只能收下了。

揹着簡單的行李，出了家門，走出老遠，回頭看看，爸媽還在門口向我揮着手……

家是一個永遠沒有忌諱的地方，那裡一直有溫暖；爸媽永遠不會忌諱什麼，他們身體裡流淌的，永遠都是愛！